

带有体温的红薯

■田雪梅

由于冷战,暖烘烘的室内温度似乎比窗外的温度还低,尽管窗外风吼雪飘的。

也许受不了室内的压抑,他几次走到我面前,却欲言又止。一想到昨晚因针尖大的琐事,他一反常态脸红脖子粗地和我吵架,我心里的火愈烧愈旺。我发誓不再理他,永远视他如空气,正眼都不瞧他一眼。

他穿上棉衣,在客厅里站了会儿,围上围巾,又站了会儿。我心里有个声音要喷涌而出:哼,都是我给你挑的,我给你买的,穿着还挺心安理得。

天灰蒙蒙的,雪在空中或飞舞或直立,天地间一片苍茫。我茫然地望着窗外,想到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当我生气时哄我开心,向我认错,我的心像跌入了冰窖般的冷。

“吱”门开了,他带着一头雪一阵风进来了。他搓搓手,把棉衣拉链拉了一半,从里面掏出来一个塑料袋,是我喜欢吃的烤红薯。他用手捂了捂,塞到我手里,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“还热呢,我揣在怀里,小跑回来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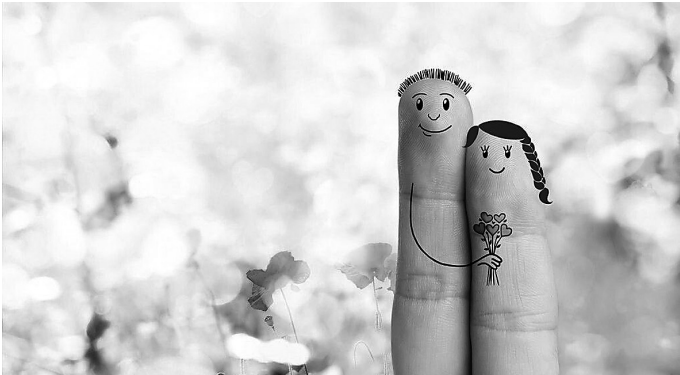
看着他头发上的雪化了后顺着额上流下来的狼狈样,再看看他期待的眼神,我有些心疼他。

的确,红薯还是温热的,吃一口,外酥内绵,香甜可口,可一想到昨晚他像格斗的勇士非要和我争出个胜负,我嘴里的红薯如同嚼蜡。

想起我和他刚结婚那阵,工资低还要还房贷,我们不敢像其他小年轻一样进咖啡屋和高档餐厅。

下雪天,两个人喜欢在雪地里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。街口,有个大爷推个小三轮车,车上用大铁桶子烤红薯,那丝丝缕缕的气味把整条大街氤氲得香香甜甜。

我们买个大红薯。刚出炉的红薯烫,他用两只手把红薯倒来倒去。



等红薯稍微不烫手了,才小心地剥去外层的皮,掰一大半喂我吃。烤硬的外壳酥脆,里面绵软。

我脱去手套要自己拿着吃。他坚持要喂我,怕我手冷。在热腾腾的红薯冒出的热气里,他眼里含的全是笑……那时日子苦可心里甜。

想到过去,想到昨晚,口里的红薯苦涩起来,我一不小心噎得直打咯。他急忙倒了杯热水端给我,又摸摸红薯,像是自责似的自言自语:都怪我,走得慢了,红薯凉了就会噎人……

听到这儿,我心里一热,眼泪掉了下来……

人生百味

非常故事

卖猪肉

■任迎春

寒冬腊月,女人仍如往常一样,睡前给猪喂“点心”。“今晚不要喂‘点心’了,明天一早就宰杀。”男人说。“就是因为明天要杀,今晚我得好好再喂一次,这猪可是咱家过日子的指望。”女人边说,边走出门去。

确如女人所说,这猪还真是他们家的盼头。一家六口,四个孩子上学,男人一年到头在地里劳作,也只能管饱一家人的肚子。孩子们的学费、人情往来、伤风咳嗽、柴米油盐等开销,还得靠女人养猪。

俗话说“孝顺大人有福,孝顺猪槽有肉”。女人养猪很上心,每天给猪喂三餐熟食,还时不时投喂各种生鲜饲料,比如芥菜、南瓜、玉米秆、萝卜。

都说“马无夜食不肥”。女人养猪最大的秘诀,就是每晚给猪喂“点心”。做“点心”时,女人会加入各种作料,有时放盐,有时放炒熟的黄豆粉,有时放玉米粉。每晚,猪一吃完色香味俱全的“点心”,倒头呼呼大睡,长得又壮又肥。

这是今年最后一餐“点心”,女人更用心了。温热猪食后,放入一大勺盐腌的酒糟,搅拌均匀。女人边往猪槽里倒“点心”,边亲昵地呼叫着:“噜噜噜,吃吧。”肥大的白猪就呼哧一下蹿到食槽里,张开大嘴,呼哧呼哧吃开了……看猪吃得欢,女人心里就灌了蜜。

每年,女人养的猪皮毛油亮,肥硕壮大,瘦肉细腻,肥肉油多。在那油水短缺的年月,每次,她家的猪宰杀后,都会被同村的人一抢而空。

每次,猪肉是卖完了,可收来的钱却不到一半。乡亲们日子都不好过,过年只能赊欠猪肉。女人体谅大家。可这钱老是欠着,也不是个事啊,自家还等着用钱呢!有时,家里急用,女人去讨债,反倒讨出了许多难看的脸色。

女人跟男人商议,这次这个300多公斤重的年猪宰杀后,直接挑到外村去卖,拿现金。没钱的人家,就赊兑物品,如番薯丝、黄豆、大米、稻谷等食物。

这么大的一头猪,挑出去卖,除了男人,还得找个帮工,找谁好呢?选来选去,夫妻俩选中了村头诚实可靠的阿二。阿二年轻力壮,读过书,会算账,他的寡母已经连续欠了他们家五年的年猪钱啦,叫他帮忙,还能从欠债里扣工钱。

男人和阿二,分头挑着年猪到各村去卖。当晚,男人就卖完回家了。可到了第二天晚上,阿二还没回来,到了大年三十还不见踪影。夫妻俩慌神了,女人跑到阿二家去问他母亲,听说阿二在他姐姐家过年,夫妻俩才放下心来。

等正月都过完了,阿二还没回家。男人就到阿二姐姐家去找。他姐姐说,阿二到邻村去当上门女婿了。

总不能跑到阿二老丈人家去讨债吧?上门女婿本就沒地位,何况是刚结婚的。也不能让一半的猪肉钱打了水漂啊!夫妻俩懊悔不已。

十年后,当了奶奶的女人,在县城帮儿子带小孩。一天,路过县城公园,看到一个脸色暗沉、胡子拉碴的男人,茫然地坐在石凳上,细一看,竟然是阿二。

“你是阿二吧?”女人问,“怎么在这里啊?”

“英婶,我是阿二……不好意思哦……”阿二看到女人,先是惊慌,接着就抽泣起来,“对不起啊,我老婆生了重病……”

原来,十年前,家徒四壁的阿二一直找不到媳妇,好不容易有人请他去当上门女婿,却连婚礼钱都拿不出。恰逢女人找阿二帮忙售卖猪肉,阿二就把贩卖猪肉所得交给女方,匆忙结了婚。没钱偿还,从此就避而不见。

“哦,这事已经过去啦,治病要紧,我身上只有300元钱,你先拿去用吧。”女人说。

手里拿着女人递过来的钱,阿二放声大哭。

二叔

■王丕立

二叔是个与众不同的人,我一直这么认为。可他的不同究竟表现在哪里?我一直说不上来。

年少时我没怎么察觉,待自己年岁渐长,经历过很多坎坷和消沉之后,二叔身上的不同竟突然在某一天兀自昭然在我脑中,他脸上从没出现过愁苦的表情,这引起了我的诧异。

二叔一生坎坷,人生的三大不幸都让他碰上了。他幼年丧父,中年丧妻,晚年丧子。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整天却是乐呵呵的,时不时还哼上一些曲子,那曲中见不到一丁点哀痛和凄苦。

村里有些长舌妇在他背后嘀咕,说二叔那个人冷血,自然感觉不到疼痛。

这些话传进二叔耳朵里,他不为所动,平静地过自己的日子,用心饲养牲口,栽种自己的责任田,不时上我家来找我父亲聊天,偶尔也去老无

所依的五保户家里干些力气活。

那些议论传进我耳中,让我对二叔颇有微词。我从来都是站得远远地打量他,像考证一个罕见的物种,我的内心麻木又冷硬。

若干年之后,我大学毕业去了外地工作,再回来时他已抵达垂暮之年。他的背弯得像一张竖着的牛鞭,眼睛也浑浊无光,他依旧种菜拾柴,自食其力,不给唯一的女儿增添任何负担。唯一的变化是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,一个人走在山沟里唱得歌声响山谷。

我带着揶揄的口吻问他现在咋不唱歌了,二叔眼里露出孩子般的嬉笑,说自己现在还唱,只不过声音小了许多,只自己听得到。

他挪动一下板凳,面朝向我,郑重其事地对我说,过去的困难一次又一次要将他打趴下,想到自己往后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,他就发憊。

于是,就提振精神,用大声歌唱的方式给自己打气,这就是我们那些年听到他唱歌的缘故。

接着,他眨巴一下眼睛,靠近我耳朵小声地说,现在,他前面的路越来越短,短到耷拉着眼睛就可望见尽头,因此再也用不着那么大声给自己鼓劲了。

立时,我意识到自己误解二叔了,泪水止不住悄悄流出眼眶。二叔何曾另类过?他跟我父母等老一辈的村里人一样,一辈子向皇天后土讨生活,从没有过宽绰的日子。但他们从没向困难低头,一直用各种方式给自己呐喊助威,以便迈过一个又一个坎坷,直到生命的尽头。

我突然想起二叔以前经常唱的一首歌,不禁哼唱出声: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,如今再上虎山,人皆惊呼,人皆赞叹,人谓满身是胆……

人间烟火



【冬天的快乐】

小孩子们很高兴,在雪地里打滚,有的还好奇地捧起一捧雪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。大家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。随着“老鹰”发起猛烈的攻势,“鸡妈妈”领着“鸡崽”左躲右闪。躲闪过程中,常常有人被脚下的雪绊倒,一个倒下了,顺带着倒一串,大家在雪地里笑着扭作一团,爬起来后,又投入到新一轮战斗中。

——黄淑芬

【腊味】

腊味因冬天而生,随冬天而去,不变的是每一个人对味觉的热爱与期盼,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怀念。它的到来是丰收的秋天和团圆的冬天的预兆。在寒冷的冬季,一定尝一尝家乡人亲手制作的腊肠,因为,食腊肠会感到一阵暖意。

——彭海玲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爱情与友情】

两只刺猬相爱,如果只想独占对方,紧紧抱住对方,必然会刺伤对方,而保持一定距离,给对方一个让友情填充的空间,不管多么尖硬的刺也不会被刺伤,所以,让友情与爱情并存,是让爱情之花开得更娇艳的最好养料,也是让友情之树长青的基础。

——尹成荣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